

朝 阳 红



封面设计 刘二刚
插图

朝 阳 红

镇江地区《朝阳红》创作组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5月第1版
1975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0·112 每册 0.32元

毛主席语录

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、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、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。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，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。

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，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。

目 次

小虎看瓜	昭 夫(1)
竹海深处	杨 申(14)
小犊子	晨 光(29)
湖荡小哨兵	昭 夫(42)
小 鹰	辛 彭(58)
发令枪响起的时候	观山 巔(75)
井底的秘密	金 澜(89)
粪 铲	蔚 然(103)
雨后彩虹	李 宣(121)

小虎看瓜

昭夫

太阳象火一样烤着地皮。肥沃的水田里，吐着水泡，冒着热气；东边天上的一块白云和树上翠绿的枝叶，象是贴在墙上的画，纹丝不动。在水田里战双抢的人们，真是象蹲在蒸笼里一样闷热啊！

大路上，走着一个孩子。他挺着胸脯，甩着左臂，黑黝黝的圆脸庞，被阳光一照，透着红晖。他，就是新沟湾的红小兵中队长，叫李小虎，今年十三岁。看他，穿一条黄布的短裤，束着宽皮带，上身是件海蓝色背心。腋下挎着水壶，肩上背一支榆木枪，头上戴着青柳枝扎成的防空圈，迈着大步，向队里的瓜田走去。

管瓜的大承爷爷，是队委，管队里的副业生产，见小虎这个神气，乐呵呵地笑得眼睛眯了缝。他领着小虎，在瓜田四周转了一个圈，象战士站岗交班一样，连哪只角的老鼠会偷瓜，也交待个清楚，然后说：

“小虎！看瓜要象解放军站岗一样，保卫社会主义果实！”

“是！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小虎说着，把手举到耳朵边，

行了一个很不标准的军礼。

学校里放忙假了，李小虎成了大承爷爷的助手，主要任务是帮助看瓜田。

帮着看瓜的还有两个年龄相仿的红小兵：春春和燕燕，归小虎指挥。

三个人议决：小虎巡逻瓜田，春春拿鱼叉寻找黑鱼窝，消灭鱼敌，燕燕在瓜田附近拾稻穗。不过小虎一吹哨发信号，马上就得赶到。

新沟湾的西瓜很出名，全公社没有不知道的。那瓜，个儿大，皮儿薄，肉汁甜，籽粒小，真象加了冰的糖。经过大承爷爷精心管理，瓜越种越好，年年高产。就是有一样不好，队里有个坏习惯，随便吃瓜。不管你饿不饿，渴不渴，凡是下田的，都可以随便吃队里的瓜，不上秤，不记账，装下肚皮算数。说“规矩”嘛，也有一条，叫做“准吃不准带”。去年栽的六亩多好瓜，只卖到一百多元钱，大多数都给这个老规矩弄掉了。今年的瓜又长得那么好。社员群众都反映，这样好的瓜随便吃掉真可惜。大承爷爷在队委会上提议：“吃瓜不要钱是哪门规矩？今年要订个制度，不准乱吃瓜。干部带头执行，社员要吃，也要上秤、记账。”队委中多数赞成，就是会计夏干河思想不通。他说：“队里栽的瓜，自己人吃几个有啥了不起！多少年就是这个规矩，看那个队破这个规矩啦？”但队委会还是通过了大承爷爷的提议。

小虎的任务可重啦！不光看瓜，还得宣传、贯彻新规章。

五亩多瓜，圆的，长的，花皮的，白皮的，横七竖八铺满一地，到底有多少个？小虎要数个清，他站在田埂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数着：“……五百六十八，五百六十九，五百七十……数着数着，两片嘴唇，象粘住了似的，不听指挥了，喉咙里直冒火，真渴啊！摇摇水壶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早干了。可他还要数，改个法子，不数出声来，心里数，一点头，加一个，“七百五十一，七百五十二……”。

“小虎哥！”忽然传来声清脆的声音。

小虎回头一看，是小阿西跑来啦。

阿西才六岁，还没上学。小虎最欢喜他。那小阿西，不但声音脆，而且嘴巴甜，一天少不了二十声“小虎哥”，更离不开小虎。

小阿西见了小虎，开门见山，劈口就说：“小虎哥，我要吃瓜！”

这可给小虎提出了一个难题：依小阿西的口气听，这个要求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的，不过招呼一声罢了。小虎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吃瓜？我看看，你的牙长了吗？”

阿西仰起头，伸长脖子，张开嘴，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来，还用手指着嘴，说：“看！”

小虎用指头“一二三四”地数了一阵，说：“唔，还差一颗！”

小阿西不相信，重把嘴张大，用手扳着下巴颏：“你再数数，牙齿快长到耳根啦！”

小虎只好再数一遍：“真差一颗。”

“差一颗有什么呀？”

“差一颗就不能吃瓜！”

小阿西有些不服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我去年还吃瓜哩！吃很多瓜！”

阿西不说假话，他去年是在田里吃过很多瓜。

小虎说：“去年跟今年，相差多少天？你都高了半个头啦！”

阿西横竖不依，抓着小虎的腰带，撒起娇来，指着埂边一个青皮绿肉香籽瓜，说：“你不给，我自己摘。喏，就摘这个！”说着就伸过手去。

小虎把阿西拽起来，捅他的夹肢窝，痒得阿西躺到地上去。小虎把阿西扶起来，说：

“阿西！你明年够格上学啦！学生可得听毛主席的话，要爱护集体。这瓜是队里的，不能随便吃，懂吗？”

小阿西转悠着眼睛，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小虎哥，你也不吃瓜吗？”

小虎点点头：“噯！”

阿西说：“小虎哥不吃，我也不吃！”

“这才对呀。”

“可我渴呀。”

阿西伸出尖尖的舌头舔舔小嘴唇。小虎抬起头，朝远处看看，看见猪舍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挑着两只木桶，向田野走去。小虎说：“阿西，‘灭火机’来啦！看，那不是？”说着，解下水壶，递给阿西：“你喝饱了，给我灌一壶来。”阿西拎着水壶带，在空中荡着圈，朝着茶桶那边一蹦一跳的跑去了。

水田里：割稻的，运稻把的，挑草塘泥的，翻土的，平田的，忙得热火朝天；还有，水牛呼哧呼哧，铁牛突突突……的响。

下午两点钟光景，地上象冒了火，人热得恨不能剥皮。休息了，人坐在河边的大柳树下，还嫌热，那风连根灯草也吹不动。两桶大麦茶，呼啦一阵一桶亮了底。这时，胖墩墩的女社员巧婶，早就想到了瓜，想得跟饿了半天的婴儿想奶那样。她是会计夏干河的爱人。人家喝大麦茶都说清香，她说焦苦。她还挑逗说：“摘瓜吃吧！清凉津甜的大西瓜多美啊！”大伙说：“行啦！你就喝大麦茶吧！摘瓜记账你又舍不得。”巧婶握着不喝，到后来茶也光了，剩下的全给阿西灌了。

大家上工了。巧婶慢慢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向瓜田那边走去。

小虎数完了瓜，身上的汗水也干了。小阿西跑来

了。他知道小虎哥口渴，跑得很快、很快。小虎接过水壶，一仰脖子，咕噜噜一口气喝个底朝天，快活地说：“啊呀，好痛快呀！”

小阿西用手指指巧婶。巧婶正在挑瓜。

小虎向巧婶那边跑过去，说：“巧婶！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巧婶说：“我摘个瓜来。”

“摘瓜过秤记账！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队里订的制度！”

“制度？我没举手赞成！”

小虎还没来得及再说话，巧婶已经把一个大圆滚滚的花皮解放瓜托在手里了。还用指头弹弹，耳朵听听。

小虎好生气，但制不住她，也夺不过她，怎么办？小虎睁大眼，盯着巧婶说：“这个瓜少说也有六斤！”

“六斤？十斤都有！”巧婶故意气小虎，还跟小虎眨巴眨巴眼睛，捧着瓜得意地走了。

小阿西也气坏了。可是他不知她为什么要摘瓜，阿西问：“小虎哥，她怎么能采瓜吃呀？”

“她？”小虎气乎乎地说：“她多一颗牙！”

小阿西又问：“为什么她会多一颗牙？”

“吃了自私自利长的。”

“不能把那颗多的扳掉吗？”

“多少年，长牢啦！……扳还要扳的。”

下晚，会计夏干河，从公社开会回来，跟大承爷爷说，公社决定明天到新沟湾来开现场会议，要大承爷爷准备招待客人，介绍西瓜种植管理经验。

夏干河兴冲冲走到家门口，被一件“号外新闻”惊住了。

在他家的门墙上，贴着一张用酒盅子大的黑字写着的大字报：

本队社员黄珍巧，今天吃队里一只解放种西瓜，计十斤，单价五分半，共计人民币五角五分整。请夏会计记上账，到秋后结算扣除。

经手人 李小虎

7月27日

夏会计欢欢喜喜的脸，忽然堆上一堆乌云，身上麻滚滚的，象通了电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这么一个瓜，犯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叫我这个会计脸往哪放呀！会计越想越恼火，但又不好发作。正在这时，小虎和阿西跑来了。夏会计一下拽住小虎说：“小虎，叔叔哪块得罪了你，犯得着这么治我？”

小虎说：“我又不对着你，这是对着不执行制度的人呀！”夏会计自知理缺，要想再说几句，也不好开口。这时，巧婶从屋里出来，一问情由着了气。她以往吃瓜，

总是顺顺当当，今天吃那个瓜，简直象吃了个地雷哩！她气咻咻地拍着巴掌，说：“小虎，我吃那瓜，犯着你啦？你个小八点也想爬到人头上来呀！”人们本来还不知道，巧婶这一嚷倒把村里的人嚷来了。一息工夫，围来不少人，争看小虎的大字报，纷纷发表议论。大承爷爷也来了。

巧婶不肯服输，一股劲的小虎长，小虎短的嚷着。

小虎说：“你摘队里的瓜不记账，还有理哪？”

夏会计说：“唉！小虎，只把只瓜何苦来？记账就记账嘛！”

大承爷爷说：“夏会计！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今年订的制度，是社员的要求，队委的决定，你是知道的呀！不是只把瓜的事，是大家遵守制度的事！”在场的群众都议论说，巧婶不对，夏会计不能护短，干部要带头嘛！还说，小虎公事公办，做得好，做得对。巧婶看自己理由站不住，转过话头说：

“记账就记账，也不能讹人呀！这只瓜顶多不到六斤，凭什么算十斤呀！”

小虎说：“噢！你自己说的嘛！我原说有六斤，你偏说十斤也有。不是吗？”

小阿西在旁边插进来，拍着手又跳又蹦：“是你说的，十斤，十斤，五角，五分！”一旁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大承爷爷说：“好了！往后集体的事，咱们都多想着

些。”

巧婶自知缺理，可面子还有些下不来。转身进了屋，“嘭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人们也散了。大承爷爷跟小虎说了几句话，跟夏会计去研究明天开现场会的事。

夜里两点钟，闹钟按照小虎的命令，准时喊醒了小虎。今天，小虎要挑一担最清最清的大河水，炒一碗最饱最饱的大麦，烧一锅最香最香的茶，放在最凉最凉的地方，准备招待来参观的客人。这是大承爷爷给小虎的任务。

小虎烧好茶，用小桶把茶挑到准备开会的蚕室里，凉着。做好这些事，天已经麻麻亮，他就到瓜地换了大承爷爷的班。

今天，夏会计办事很起劲，先一家一家去借调羹，又带着一个社员挑着两副箩筐来瓜田摘瓜。清早摘瓜上市是队里规定的。会计摘，小虎捧，一袋烟工夫装满了两担，两个人小扁担一弯挑回了村。

小阿西醒来，太阳已穿通窗户，照在身上热烘烘的。他急忙爬起来，边揉眼边往小虎哥家里跑。小虎哥不在家，他又向准备开会的蚕室里跑，蚕室里也没有，他就向瓜棚里跑。他气鼓鼓的撅着小嘴。小虎说：“阿西，你家里缺挂油瓶的钉橛子吗？干吗把嘴翘得老高的？”对啦，昨天夜里，小虎答应过他，后半夜烧茶叫

醒他，他也要参加哩。阿西怪小虎没有叫醒他。阿西说：“你抢了我的活，你赔我！”这怎么个赔法呀？小虎看看阿西，捋出手臂，运上劲，鼓起小肉疙瘩，说：“赔你打一拳！”阿西说：“我不！”

正在这时，大承爷爷来了，叫小虎过会儿到会场去帮助招待客人。

小阿西又羡慕了。说：“小虎哥，我也去，那里有西瓜吃哩！”

“哪来的西瓜，你见啦？”

“嗯，在蚕室里放着哪！”

“当真的？”

“保证不骗你。”

小虎想，哪来的西瓜，难道刚才夏会计摘的瓜是拿去请客的？队里订的制度，拿集体的瓜请客也不行。霎时，小虎的两道眉毛竖了起来。他拽起塑料哨子，一阵吹，向春春、燕燕发出了“紧急信号”。春春和燕燕很快来到了。他把看瓜的任务交给春春和燕燕，自己转身向蚕室跑去，小阿西跟着后边追他的小虎哥。

小虎一口气跑到蚕室里。果然，里边打扫得清清爽爽，四箩西瓜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磁盆调羹，用毛巾盖着，两把雪亮的剖刀，横在瓜上。小虎全猜对了。

怎么办呢？小虎想发动红小兵，把那瓜夺回来，再想想，不行！那怎么办呢？忽然想起那张轰动全村的大

字报。他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嘿！今天人多，还是大字报管用！”

小虎和阿西拿来一张纸，倒些墨汁，蘸饱笔，写道：

新沟湾生产队会计夏干河同志，搞队里的瓜请客，破坏制度，我们坚决反对！

新沟湾五年级红小兵 李小虎

七月二十八日

写好后，把剩下的半张纸裁下来，写上“请喝清凉大麦茶”几个字，贴在茶缸盖上，把大字报贴到正中显眼的墙上。

来参观的人很多，有公社书记老张同志，有各大队的干部，有生产队的代表，还有煤矿的司务长和供销社的经理。大承爷爷领他们先到瓜田去参观，然后带大家来到蚕室。人们一进会场，全都围着大字报看，大家都说，这张大字报写得真好。

小虎和小阿西可忙啦！一碗碗大麦茶送给来参观的伯伯、叔叔、阿姨。

夏会计急匆匆地从外边进来，一边卷着袖子，一边拿起剖刀，热情地说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劈西瓜吃！”大承爷爷拽拽夏会计的袖子，向墙上吮吮嘴。夏会计这才发现墙上的大字报。他一看以后，手上的刀放在瓜上不是，放在台上也不是，脸和脖子全红啦！

开会了。

老张同志一口气喝下一碗大麦茶，说：“你们新沟湾不但瓜种得好，瓜田管理得好。而且破习惯势力破得好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”

大承爷爷说：“工作还没做好啊！李小虎的大字报就是小将向老将挑战！”

老张同志说：“我们这一带这个老习俗不好，一定要破掉。破习惯势力，也是一场革命呀！这个小朋友反这个潮流，反得好。你们新沟湾带了头，对周围都有影响。”

夏会计说：“说来惭愧。今天的事，给我教育很大，归根到底是私心作的怪。看来，破习惯势力，还得从我们干部的私心上破起！”

老张同志笑了笑，说：“能不能让我们见见那位红小兵同志啊？”

大承爷爷指指正在忙碌的小虎和小阿西说：

“喏！这个就是我们瓜田警卫兼管理员李小虎，那个是小虎的得力助手，叫小阿西。”

全场鼓起掌来。小虎难为情地点点头。

老张同志对小虎说：“小虎！你做得对，做得好。特别是斗争精神好，真象一只小老虎啊！”

忽然，小阿西反驳说：“小虎哥对我可好啦！他才不是老虎哩！”全场哄然大笑起来。

老张同志笑着说：“嗨！这样看来，你也是一只小老虎嘛！”

小阿西吐吐舌头。小虎轻轻地捅了一下阿西，俩人飞奔到外边去了。